

寒暄语、当下话语空间与增容构式

张 韧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寒暄用语“(你)吃了没”因其两个层次的规约功能为构式语法带来了难题。Chen(2019)仅仅为寒暄功能设置一个构式,并描写了这一构式的文化背景及其演变过程。本文指出了这一分析在语料、理论基础和具体分析上的困境。本文借助于Langacker(2001)提出的使用事件模式(CDS),详细分析了寒暄使用事件包含的各个层面,提出寒暄功能是语句在使用事件中依靠多种因素产生的语境解读,从寒暄使用事件的重复发生可以抽象出增容的“饭点问句构式图式”。因此,寒暄语的字面功能是寒暄场景的有机部分,寒暄功能并非直接被构式编码,而是得到增容构式的间接编码。寒暄场景这一认知模式限制了寒暄语字面义的选择。

关键词:寒暄语;当下话语空间;寒暄场景;增容构式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20)03-0006-06

0. 引言

“吃了没”这样的表达是具有浓厚汉语言文化色彩的寒暄语,自然也是以汉语为外语的语言学习者一开始就需要掌握的语句。这类语句的一个特点是至少包括两层功能:字面上的提问功能以及寒暄的功能,这为汉语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简单搜索一下互联网,会发现无数人试图为西方人解释“吃了没”的确切含义。从中国知网也可以看到,寒暄语的研究主要涉及语用学的阐释和文化对比。换言之,寒暄语的研究通常被放在语言学核心理论边缘。

语言学理论是否能揭示寒暄语的本质取决于理论本身的定位。以“构式”概念为核心的语言学理论关注语言中规约性的形义配对(conventional pairings)(Langacker 1987; Goldberg 2006),而寒暄语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寒暄语功能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规约性(参见Langacker 1987: 62-63对规约性的讨论)。此外,构式语法以“构式”概念统一分析从词素到句子的不同层面,认为全部语言知识都可以描写为由构式组成的网络或构式库(Goldberg 2003, 2006, 2013: 17-21)。在这些理论前提下面,很容易让人从寒暄功能的规约性得出寒暄语就是构式的结论。Chen(2019)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然而,寒暄语包含的两层规约性功能为构式的设立带来了有意思的难题,这一点却被Chen完全忽略了。本文提出,“吃了没”用做寒暄语并不是简单的形式与功能配对,而是说明“饭点问句”在新的语境中的用法。频率因素决定了这类问句是否成为增容单位(augmented unit)。这一分析意味着,设立一个构式需要细致分析其使用因素,这也是以使用为基础(usage-based)的认知构式语法的要求。下面首先讨论Chen(ibid.)对寒暄语的构式分析及其面临

的困难和局限(第1节),然后介绍认知语法提出的一个言语使用事件框架(第2节),最后在这一框架下分析寒暄语“吃了没”的使用层面以及饭点问句成为增容构式的可能性(第3节)。

1. “吃了没”的构式分析及困难

Chen(ibid.)关注的现象是陕西郊县方言中的寒暄性对话,如[1]中的会话(这里采用普通话对应说法):

[1] A. 你吃了没?

B. 我吃了。

按照Chen(ibid.: 209)的描写,这种对话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早上、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和任何地点(家里、单位、市场、公交车上)。Chen把[1A]的功能描写为打招呼(greeting)^①,意译为“How are you?”,其回答只能是[1B],意译为“I'm fine.”Chen明确指出,[1A]形式上是问句,但并非意在提问,因此不能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从作者的描写及对[1]的意译可以看出,作者否认字面义在这一会话中有什么作用。作者进一步明确指出作为招呼语,命题内容完全失去(ibid.: 213)。针对这一现象,Chen提出两个问题(ibid.: 210):

[2] a. 为何[1A]的字面义与实际功能并不匹配?

b. 为何招呼功能以[1A]这样的语句实现?(比较:*你喝了没?)

作者通过设立一个构式对[2a](ibid.)给予了直接回答,也就是如下语音形式(斜线左边)与功能(斜线右边)的配对:

[3] [你吃了没/“打招呼”]

在这一构式中,形式固定(即“你吃了没”),其整体的意义“打招呼”大于部分之合。这一分析实质上

把“你吃了没”纳入了不具组合性的习语范畴。(比较: *ibid.*: 210)

至于为何寒暄功能以这个方式实现(问题[2b]),作者认为答案具有文化特殊性,他的思路是借助 Morgan (1978)提出的“使用规约”(convention of usage)这一概念,追溯特定文化背景下某一语句用法的演变。按照 Chen(2019: 212)的描述,使用规约指限于特定语境的语句,涉及说话的场合(occasion)、目标(goal)和手段(means)之间的关系。使用规约的产生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这一过程逐渐弱化并最终抹去原来的目标。按照这一思想,“吃了没”就是使用规约,并非一开始就传达招呼功能,它经历了下面的变化过程(Chen 2019: 213)(这和英语的告别用语“goodbye”的演变过程相似):

[4] a. 最早的用法:见面时(场合),通过询问是否吃了饭(手段),以便询问对方状况(目标)。(贫穷,食物不足,为该用法的历史背景)

b. 原目标渐渐消失,代之以见面询问吃饭(新的目标)。

c. 目标再次变化:见面时,通过说“你吃了没”来打招呼。

回到问题[2b]上面,“吃了没”实现招呼功能可以追溯到它的最早用法 [4a],而那一用法有其文化基础(见[4a]的括号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何“*你喝了没”“*你穿了没”(ibid.: 211)不能用作招呼语。^② 应该注意到,作者对“吃了没”如何演化成使用规约的分析与本文一开始提及的普通大众的文化分析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

通过构式的设立,Chen把习以为常的寒暄用语纳入了描写心智结构的理论语言学讨论的范畴。然而,他的分析存在多方面的困难和局限。这可以从研究基础及理论分析两个层面来讨论。在语料基础方面,作者提供的实际语料仅限于陕西方言中的一个句子(作者标注为“ni chi le mo”(你吃了没)),对语料的描写也存在可疑之处。首先,作者承认这一说法不仅仅用于陕西方言。然而,根据他的描写,该寒暄语的使用特点似乎与中国其他方言区乃至普通话完全不同。实际上,询问吃饭这样的寒暄方式在普通话及多种方言中普遍存在,而且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依据笔者向几位方言语者的初步咨询):

[5] a. 使用场合有限:通常接近饭点,也非用于任何地点。

b. 提问方式可有变体:比如,吃饭去?吃饭啦?吃啦?

c. 回答可有多种可能:肯定、否定、展开耽误

吃饭的原因。

因此,本文后面的讨论主要依据普通话语料。此外,Chen忽略的另一问题是,汉语的寒暄语并非只有询问吃饭这一种方式(龙又珍 2009),还有下面各种情况:

[6] a. 上街去?

b. 下班啦!

c. 回去啦?

d. 打球啊。

[6]中的用语涉及的事件对于会话双方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吃了没/吃饭去”也有这样的特点。

在理论基础方面,作者利用 Morgan(1978)提出的“使用规约”来解释“吃了没”招呼功能的来源,然而作者对使用规约这一思想存在重大误读。为了化解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如:Can you pass the salt)的双重功能之间的矛盾,Morgan(1978)区分了“语言规约”和“使用规约”。根据Morgan的思想,语言规约包括词义和语义组合规则的知识,^③使用规约是关于具体语句或某类语句使用的知识(ibid.: 279)。Fillmore(1996: 54,68)也独立提出使用规约,也就是规约化的使用习惯,认为这是语用学的一部分^④。Morgan(1978: 269-273)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使用规约具体包括场合、目标和手段(可体现为采用的语句),他详细论证了三个元素自身的变化及相互联系的模糊化可以导致使用规约向语言规约转换,如“God be with you”失去字面含义和原有表达问候和关心的目标,直接与分别场合想联,就成了语言规约(表示“再见”,同时通过音系变化成为“goodbye”)。按照Morgan的思想,上面Chen所讨论的“吃了没”的历史演变实际上属于Morgan所提出的使用规约的转换。遗憾的是,Chen误以为这是使用规约的形成,因此他实际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吃了没”是从使用规约转换而来的语言规约。

由于没有准确把握Morgan提出的使用规约及其转换,Chen(2009)的理论分析包含了内在矛盾。按照Chen的分析,“你吃了没”字面义不发挥作用,是招呼构式,又是使用规约;而Morgan(1978: 269-270)的使用规约以字面义为基础,但并不限定采用什么语句,否则使用规约就向语言规约转换。如果暂且抛开这一内部矛盾,把Chen的结论修正为从使用规约转换而来的语言规约,则似乎与他提出的构式分析相吻合,然而这一招呼构式与其他寒暄语句(见[6])是什么关系?是否它们都是构式?换言之,Chen的构式分析缺乏有效的概括性。最后,在寒暄语的使用中,字面义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体现在回答上(“吃了”“马上去吃”,或者进一步展开没吃的原因)。类似情况如英语的

“Can you pass the salt”,其字面义也在回答上有所体现(Levinson 1980; Huang 2007)。⑤ 字面义的作用为Chen 设立的招呼语构式带来了挑战。此外,单独看短语“X 吃了没”,它与寒暄功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于寒暄的“你吃了没”还可以省略主语,或者采用其他表达(吃饭/吃饭去),这说明寒暄功能似乎并没有与特定的语言形式配对,因而不存在“你吃了没”构式。

本文的目标就是借助认知语法关于言语使用事件(usage event)的思想来解决 Chen(2019)带来的内在矛盾以及在概括性和解释力方面的局限。具体问题包括:第一,如何化解“你吃了没”所具有的规约性寒暄功能与其字面义之间的矛盾? 第二,寒暄功能是否得到构式编码? 第三,如何解释字面义的限制(比较:* 你穿了没?)? 第四,其他寒暄方式(见[6])在认知构式框架下如何分析?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考察 Morgan(1978)的使用规约在认知语法框架下是什么性质,与语句表达是什么关系。在笔者看来,Chen(2019)的根本缺陷在于设立了一个语用构式,却未能将之建立在对相关使用事件各个层面的系统分析上面,而这是设立构式的必要基础。本文

提出,大多数寒暄语可分析为已有象征结构用于新的语境,寒暄功能是否编码取决于使用频率。寒暄用语的共性由自上而下的文化交际知识(寒暄场景)决定。在认知语法框架下,使用规约属于言语行为场景的知识,充当语法结构的部分基础。

2. Langacker 的当下话语空间及与语言单位的关系

Langacker(2001, 2008, 2012 等)在话语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描写使用事件的框架,他称为当下话语空间(Current Discourse Space, CDS)。按照这一思想,话语是由不同大小的使用事件组成的一个序列。一个使用事件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实施的行为,包括构建概念内容(conceptualization)以及发出声音(vocalization)的行为,它们构成语句的两极。概念内容的构建涉及在有限的概念化区域内[概念化区域比喻做视框(viewing frame)],说话人和听话人协调聚焦于同一概念对象,即语词的概念所指或称显影(profile)。概念的建立过程还涉及说话双方对互动环境及话语的领悟。使用事件发生在一系列背景下面,这可以总结为图 1:

图 1 包括的背景知识有:(1)直接语境(context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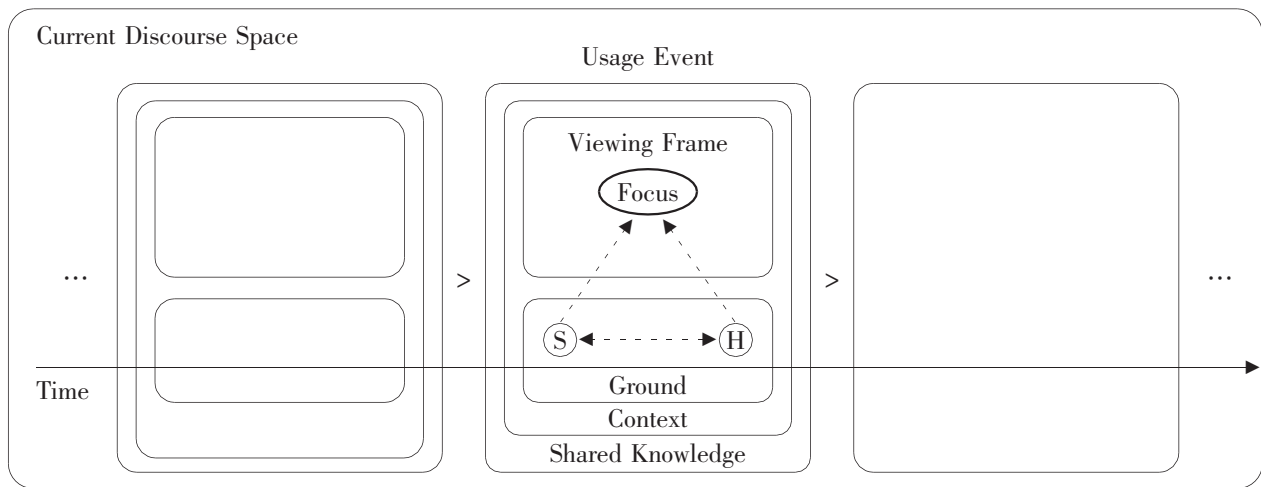


图 1: 当下话语空间模式(Langacker 2001: 145)

speech),包括物理、心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直接语境的中心是话基(ground),这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及其互动,他们在视框中对世界的协作观视,具体的言语事件及其时间和地点。这里的关键是,说话人可让视框指向任何概念内容,包括直接语境自身(ibid.)。(2)说话双方的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包括对说话时刻前后使用事件的领悟。Langacker 把使用事件以及相关的各种背景所构成的心理空间称为当下话语空间(CDS),CDS 为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话语活动某一刻所共享,充当交际的基础。

Langacker 提出的 CDS 对语言单位(构式)带来了两点启示。首先,语言单位是对 CDS 内使用事件的抽象。也就是说,假设发生了足够数量的使用事件,它们之间的共性如果通过使用事件得到强化并且一再得到固化(entrenchment),那么一个单位就可以浮现出来(ibid.: 146)。使用事件的共性可以涉及 CDS 任何方面(图 1),因此浮现出来的单位可以涉及语用和话语。语言单位蕴含于使用事件之中,那么究其本质来说语言单位就是图式化的行为模式或认知程序,可以用于新的使用事件。第二,由于语言单位提取自

CDS 中的使用事件,那么语言结构本身具有话语属性,其功能在于发出指令如何操纵、改变或更新 CDS (Hansen 1998; Harder 1996)。一个更新指令至少涉及两个话语框:输入的 CDS(minus frame)和通过更新建立的焦点框(zero frame)(Langacker 2001: 163)。

略举一例说明词语指令的操作过程。假设说话人使用了“triangle”一词,这意味着要求对某物给予关注,虽然该词自身的含义还是很图式化。然而,如果 CDS 包含的语境中已经突显地存在一个具体的三角形,那么说话人所用的“triangle”的图式语义就会相应地细化,这就成为它的语境解读(ibid.: 164)。

语言单位用于 CDS 的具体方式如果重复发生,则可能被强化、固化并规约化,由此带来一个包含语

用信息的增容单位(ibid.: 164-165)。增容单位包含的一个成分是原来的基础单位,但基础单位仍然可以独立使用。上述“triangle”的语境用法具有偶发性,不能产生增容单位。能更好说明增容单位的一个实例是限定性陈述句的多种用法,包括“陈述”(statement)(Langacker 2008)、“断言”(assertion)、“虚拟性断言”(如,Harold has finished his thesis. And I was just elected pope.) 限定性陈述句用于特定互动框架就产生“断言”之力,这一用法可以固化成为增容单位。这一增容单位还可用于新的 CDS,又产生更高层次的增容单位,也就是虚拟性断言的用法。这一系列增容过程表述如图 2,其中基础单位如“陈述”和“断言”可以独立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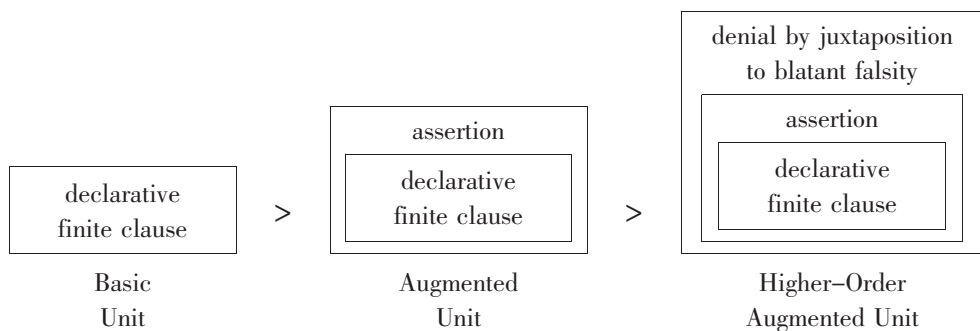


图 2: 限定陈述句的使用方式带来增容单位(Langacker 2001: 165)

3. 寒暄语: 寒暄场景与增容构式

第 1 节指出,Chen(2019)仅仅根据“你吃了没”的寒暄功能就设立了一个语用构式,没有具体分析相关寒暄使用事件的各个层面,而第 2 节引入的当下话语空间则为讨论这些层面提供了一个模式。根据图 1,我们需要首先分析“你吃了没”作为一个寒暄使用事件包含哪些层面,然后考察寒暄功能的解读在使用事件中产生的基础。我们将这一分析引申至其他寒暄语句,提出一般寒暄语句的使用受到寒暄场景的制约,而只有特别高频使用的寒暄语图式,即“饭点问句构式”,可能成为增容构式。

3.1 寒暄使用事件

按照汉语本土人的直觉,寒暄语“你吃了没”作为一个使用事件包含几个方面。首先,该事件的“话基”(见第 2 节)涉及社会关系较近的两人 A、B 在一定时空背景下为了维持双方友好和谐的关系(Senft 2014: 107)而共同完成的一种寒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言语行为,其基础是相关的社会互动模式,可以具体称为程式化的寒暄场景(phatic scenario),其内容包括相关的先决条件、参与者及角色、行为本身、意图的结果,以及对语句的形式与内容的期

待(Langacker 2008: 471)。社会关系是个有效的语境参数,因为学生对老师的招呼通常不是“*吃了没”。其次,除了“话基”,寒暄使用事件的直接语境还涉及 A、B 在三餐常规时段碰面。正如前面指出,三餐时段以外,几乎不可能见到有人以“吃了没”来寒暄。第三,说话双方共有知识包括与饭点时段相关的知识、寒暄场景、通常的回答方式等(简短肯定的回答)。第四,寒暄使用事件还有一个特点:说话人的语句包含的视框指向直接语境(如饭点时段),从而使听话人关注自身明显的状况或所处环境中的明显状况,这当然正是寒暄语句的标志性特点(Malinowski 1936: 313; Senft 2014: 106-109)。图 3 总结了寒暄使用事件的多方面特点。显然,寒暄语“你吃了没”通常用于会话开始,那么该语句的输入框则可理解为会话双方共有的语境和相关知识,如图 3 左边话语框所示。A 与 B 之间较近的社会关系表示如“=”。话语框之间的“>”表示不同使用事件之间的时间序列关系。右边话语框连接 B 与“你(吃了没)”的虚线,表示 B 是事件的主体。另一条虚线连接“你吃了没”这一概念内容与直接语境(即饭点时段),表明 A 发出的语句指向了直接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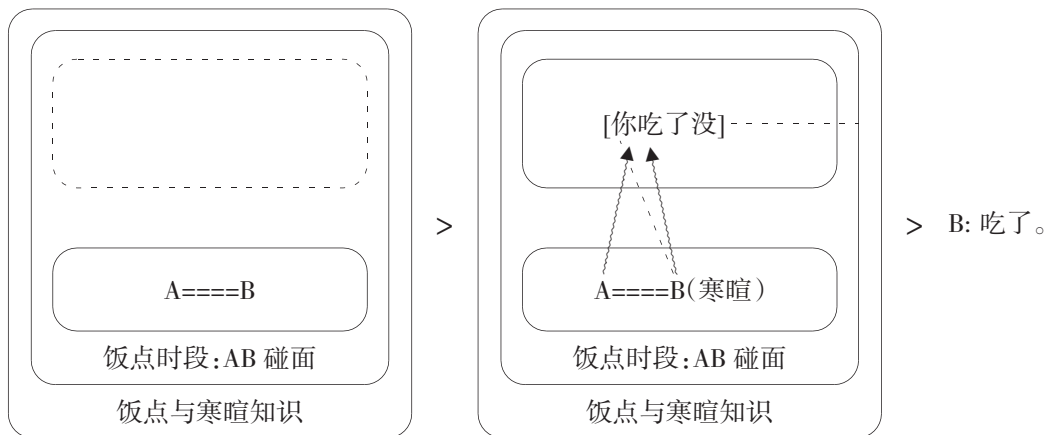


图 3: 话语背景下的寒暄使用事件

3.2 寒暄功能的识别

现在讨论 A 发出的语句“你吃了没”为何能得到寒暄解读。首先,第 1 节通过 B 可能的回答说明“你吃了没”并非没有字面义,将此语句分析为一个单独的寒暄构式面临理论和事实的挑战,这一看法与 Chen (2019)的分析相反。那么,在寒暄使用事件中,听话人如果不依靠构式,他是如何把握“你吃了没”的寒暄意图? 这需要依靠使用事件的微观和宏观层面(相关详细讨论见 Levinson 2017)。首先,该句语法特点上体现了汉语是非问句的一个类型(句末加否定词),其典型功能当然在于获取事件是否发生的信息,即是非问句的字面功能(比较:小王回来没)。另一方面,是非问句的这种用法在语法和语义上有独特之处:主语一定是第二人称,而且通常可以省去(比较:(你)吃了没);语句内容指向听话人当下的状况,也就是和该使用事件的直接语境相联系。直接语境涉及关系较近的 A、B 饭点碰面,二人激活“寒暄场景”(共享知识)。在饭点这一背景下,问句“吃饭没”并不涉及双方明显的知识状态的不平衡(epistemic asymmetry),因此不容易仅仅理解成信息问句(Levinson 2017)。同时,激活的寒暄场景相当于对话双方既定的目标,而且“吃饭了没”这样的语句出现于会话起始,这些至上而下的特征决定了寒暄功能的存在(至于其他会话推理原则是否发挥作用,见 3.4 节)。从 CDS 模式来看,“吃了没”具有字面的信息问句功能,但用于特定的使用事件(图 3)之后产生了寒暄功能,这就是它的语境理解,该语句对 CDS 的操纵就在于维持会话双方的社会关系。

3.3 寒暄场景的限制

第 1 节曾指出 Chen(2019)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他所提出的单一构式分析无法处理寒暄语的多变性。此处把这个事实重新组织为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寒暄语,询问吃饭有多种表达:

- [7] a. (你)吃了没?
- b. 吃饭去?
- c. 吃了?

第二,在饭点背景以外,寒暄语也有多种表达法(如“上街去?”,见[6])。显然,我们没有合理依据说[6]与[7]中的语句都是寒暄构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6]中的寒暄语句与询问吃饭的语句异曲同工:都是询问语境中显而易见的、可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些语句都是熟人碰面时的用语。因此,[6]与[7]的寒暄功能都可以按照上一段描述的理解策略(即依赖相关使用因素)得到恰当理解。余下的问题是,各种寒暄语句的内容受到什么限制? 为何“你喝了没”“你穿了没”不能充当寒暄语。Chen(ibid.)的回答(见第 1 节)意味着限制来自于相关文化背景的偶然性,然而这不能解释前面所列寒暄语[6][7]的多样性及其共性。

实际上,Morgan(1978)提出的使用规约已经能对寒暄语句的内容给予充分的限制。究其本质,使用规约是交际场合、交际目的、具体语句几者之间的固定联系。从认知语法的角度来看,使用规约的内容完全可以归结为上面提到的互动模式或场景。具体讲,寒暄场景可以在寒暄语使用事件的基础上(图 3)大致描述如下:

[8] 寒暄场景

[参与者:A、B]

[先决条件:A、B 关系接近,突然碰面]

[互动行为:A、B 相互实施寒暄行为]

[意图目标:双方关系得以维持]

[采用语句:

- a. 形式:是非问句;陈述句;第二人称主语常略去。
- b. 对答:肯定或否定,简单作答。
- c. 内容:询问吃饭(饭点前后);谈论语境中于

听话人有意义的明显状况。]

从[8]可以看到,使用规约的三元素(场合、目标、手段)都蕴含于寒暄场景之中(如先决条件、互动行为、采用语句)。在“采用语句”这一项下,蕴含一条规约:以是非问句询问吃饭,这就囊括了[7]中的各种表达。按照认知语法的思想,可以把[7]中的各种表达抽象为“饭点问句构式图式”。“采用语句”这一项下面还包含另一条规约:以是非问句或陈述句谈论语境中于听话人有意义的明显状况。这一限制就涵盖了[6]中随情景而变的各种寒暄语,并且排除了不恰当的寒暄语,如“喝了没”不做寒暄用语,因为听话人完成一个“喝”的事件在他的一天中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这一事件也不一定具备语境明显性。而“下班”事件在一天中标志着一个阶段,通常说话人根据语境也能估计对方是否下班。^⑥

可以注意到,不管是询问吃饭,还是询问其他与听话人相关的状况,甚至谈论天气,寒暄场景都要求语句内容涉及语境中较为明显的状况。信息量低一直是文献定义寒暄用语的一个标准(Senft 2014),这应该是具有跨语言意义的一个规律。问题是,为什么是这样?按照认知语法的近期思想(Langacker 2016),语言使用事件的概念内容(描写轴)预设人际互动轴。典型情况下,具有信息价值的概念内容(也就是使用事件的视窗涵盖语境以外的内容,见图1)预设具体的互动言语行为如陈述、询问或者命令。那么,如果视窗涵盖的是语境本身(如天气、听话人状况),信息量就低,那么它只能预设基线互动功能(baseline interaction),也就是构建或维护双方社会关系。一些招呼语如“hello”毫无概念内容,完全通过语言行为自身实现这种基线功能。Morgan(1978)引用文献指出,爱斯基摩人习惯的寒暄方式就是谈论对方正在干什么(“你显然在读康德”),这种寒暄方式正好与汉语说“你上街啊”这类表达差别不大,这种契合显然不是偶然。

3.4 “饭点问句构式”的增容

最后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寒暄功能是否得到构式编码。按照3.2节和3.3节的思路,多样化的寒暄语表达方式[6][7]都可以从使用事件的语境层面以及自身的微观层面得出寒暄功能的读解。也就是说,这些语句同“吃了没”一样都有字面功能,寒暄功能只是其语境解读,因而不可能直接获得构式编码而成为语法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在很多人的直觉上面,为什么“吃饭了没”这样的语句如同英国人谈天气的句子一样常常与寒暄相连呢?

[8]中所列寒暄场景已经暗示“饭点问句构式图式”是常常采用(因为天天有饭点!)的语句模式,而其

他寒暄语的内容可以随情景而变(见[6])。那么,随着高频率地使用,“饭点问句图式”有可能在心理语法系统中与寒暄使用事件的语境条件一块储存下来(见第2节),从而成为增容构式,这可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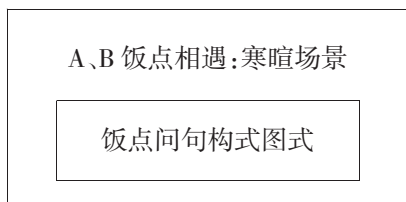


图4:“饭点问句构式图式”成为增容构式

按照图4的思想,寒暄功能可以通过寒暄使用事件的重复发生与饭点问句构式图式固定地相连。也就是说,饭点问句的任何用例(而不仅仅是“你吃了没”)都可以规约性地表达寒暄功能。增容构式的浮现使寒暄功能的识别(3.2节)更加容易,从而听话人也就不需要就语用意图进行推理,这与Morgan(1978: 274)引入的“隐含规避机制”(short-circuited implicature)相吻合。内容随情景而变的寒暄语(如[6])则无法抽象出固定图式,具体例子也不如饭点问句频率高,因而不大可能产生增容构式。显然,增容构式的思想比简单的招呼构式[3]更准确地概括了语言形式与语用意图之间的关系,并且已经包含了相关的语境限制。对听话人来说,增容构式(图4)包含两层结构,可同时产生两重理解。在CDS下,听话人可能先提取“吃了没”的字面信息功能,并对此做出简答,同时领悟其寒暄功能,也可能有意忽视其寒暄功能,仅仅对字面义展开谈话(第1节),这就化解了寒暄语句两层功能之间的矛盾性。换言之,在寒暄场景[8]的限制下,字面信息是寒暄功能的有机成分,不需要把寒暄语看做是非组合性的成语,这与Morgan(1978)的精神一致。

4. 结束语

汉语寒暄用语“(你)吃了没”因其两个层次的规约功能为强调形式与功能配对的构式语法带来了难题,这也让人联想到英语的间接请求语“Can you pass the salt”为语用学带来的相关的经典难题(Morgan 1978; Levinson 1980)。Chen(2019)忽视寒暄语的字面功能,仅仅为寒暄功能设置一个构式,并借助使用规约这一概念分析其文化背景。本文指出了这一观点在语料、理论基础和具体分析上的困境和内部矛盾。本文借助Langacker(2001)提出的使用事件模式,详细分析了寒暄使用事件包含的各个层面,提出寒暄功能是语句在使用事件中依据多种使用因素产生的语境解读,从寒暄使用事件的重复发生可以抽象出增容的“饭点

问句构式图式”。在这一思路下,寒暄语的字面功能是寒暄场景的有机部分,二者没有矛盾。寒暄功能并非直接被构式编码,而是在使用事件中通过增容“饭点问句构式图式”而得到间接编码。寒暄语的字面内容以及其他寒暄方式都受到寒暄场景的制约。本文的分析也意味着 Fillmore(1996)提出的规约语用学与语法系统之间可以通过使用事件而得以沟通,而不是 Chen(2019)强调的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互补观点。

注释:

- ① 我们把招呼语看做是外延更广的寒暄语的一种,在论述本文观点时采用寒暄语这一说法。
- ② 作者排除“你睡了没”作为招呼语。然而,如果晚上临近睡眠时间给朋友去电话,该语句(或者“睡啦?”)似乎是很恰当的寒暄语。
- ③ Chen(2019: 211-212)将语言规约限定在习语范畴,他的构式分析实际上将“你吃了没”也处理为习语,然而他却认为这属于 Morgan 的使用规约,由此可见其理论思路存在矛盾。
- ④ Fillmore(1996)区分三种语用学概念:推理语用学(常规语用学)、规约语用学(涉及使用规约)、构式语用学。它们与构式语法的关系见 Finkbeiner(2019)。
- ⑤ 龙又珍(2009: 67-68)指出规约性寒暄语“你好吗”也可以引出针对字面意义的详细回答。
- ⑥ 如看见对方喝水,通常也不能为了寒暄而问:喝水?这可能在于所询问的事件对听话人是否有意义。假设一个病人,医生叮嘱每天喝几次水,这时“喝水”似乎可以成为针对病人的寒暄语。

参考文献:

- 龙又珍. 2009. 现代汉语寒暄系统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 Chen, R. 2019. Complement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with pragmatics and vice versa[C]//D. Shu, H. Zhang & L. Zha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7-223.
- Fillmore, C. 1996. The pragmatics of constructions[C]//D. I. Slobin, J. Gerhardt, A. Kyratzis & J. Guo.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Context, and Language: Essays in Honor of Susan Ervin-Tripp*.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53-69.
- Finkbeiner, R. 2019.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pragmatics in construction grammar[J]. *Constructions and Frames* 11(2): 171-192.

- Goldberg, A. 2003.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7(5): 219-224.
- Goldberg, A.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 2013.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C]//T. Hoffmann & G. Trousdal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31.
- Hansen, M.M. 1998. The semantic status of discourse markers [J]. *Lingua* 104: 235-260.
- Harder, P. 1996. *Functional Semantics*[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uang, Y. 2007. *Pragma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2001. Discourse in cognitive grammar[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 143-188.
- Langacker, R.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2012. Interactive cognition: toward a unified account of structure, processing, and discour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95-125.
- Langacker, R. 2016.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Dimensions of Elabora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Levinson, S. 1980. Speech act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J].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s: Abstracts* 13(1-2): 5-24.
- Levinson, S. 2017. Speech acts[C]//Y. Huang.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16.
- Malinowski, B. 1936.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 [C]//C. K. Ogden &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Supplement I*.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296-336.
- Morgan, J. 1978. Two types of convention in indirect speech acts[C]//P. Cole.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9: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68-280.
- Senft, G. 2014.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Routledge.
- 收稿日期: 2019-11-09
作者简介: 张韧,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认知句法学, 认知语义学。
(责任编辑: 杨波)